

二十一世紀的香港本色神學 —— 對麥格夫教授的回應

江丕盛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Kowloon Tong, Hong Kong

麥格夫教授在題為「二十一世紀神學研究獻議」的演講中闡述系統神學在下一世紀的展望。筆者相信沒有多少人比麥格夫教授更有資格探討這個題目。他是神學家，其豐富的著作涵蓋極廣泛的神學課題。他在歷史神學、系統神學及護教神學方面的貢獻尤為突出，也使他成為當今備受尊重及深具影響力的福音派神學家。他是神學教育家，不僅是英國牛津威克里夫學院院長，也是加拿大溫哥華維真學院研究教授。然而麥格夫教授對神學教育的影響並不局限於牛津及溫哥華兩地。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應該是英語世界中最多神學生認識的當代神學家之一。他獨特的寫作恩賜——清晰的思路，豐富的學識，深入淺出的演繹以及敏銳的洞察力——使他的許多著作都成為暢銷書，其中不少更是神學教授所指定的教科書及參考書。事實上，他的影響已經超越正規的神學教育圈子並向更廣大的知識分子圈子擴散。他對神學教育的推廣和普及確有不容忽

視的貢獻。或許更重要的是，他是年輕的神學家，麥格夫教授肯定不是年老的摩西，在山上指向二十一世紀的系統神學的應許之地。他與我們當中絕大部分的神學教育工作者年齡相近，乃是與我們在前面二、三十年並肩作戰的約書亞。換言之，「二十一世紀系統神學的展望」對他而言絕不是抽離的、另一時空的屬靈遠象，而是迎面而來的挑戰，是他與我們共同關注的切身課題。

一、系統神學與華人神學教育

在世紀交替之際，我們在這學術研討會中思考系統神學的未來不僅是合宜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在華人神學教育中，聖經研究、教牧訓練或宣教策略的重要性向來受到教會的肯定。教會大多要求神學院在課程中提供更多的聖經科、教牧科或宣教科。歷史探索雖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但其重要性卻未受到爭議。尤其與自己宗派歷史或中國教會歷史有關的課題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然而對絕大部分的福音派華人教會或神學院來說，系統神學似乎只是純哲學的抽象思考。系統神學是另類神學教育，只適合極少數的另類教牧或另類神學生。這種象牙塔內的純學術揣測畢竟是極高檔的奢侈品。有不少福音派華人教會甚至排斥系統神學，以為「既有聖經，何需神學？」，或以為當代系統神學的主流與福音信仰背道而馳。對這些人而言，真正植根福音信仰的當代系統神學家恐怕已是瀕臨絕種的了。因此，麥格夫教授對系統神學在下一世紀的展望的討論及肯定，確實是令人鼓舞的。

二、系統神學的新氣象

然而，或許有人會有這樣的疑問：正因為麥格夫教授是年輕的神學家，他對系統神學的展望可能會過於樂觀吧？誠然，系統神學的前景並不是必然地樂觀的。例如，當德國神學家在二十世紀初簽署表態支持德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年輕的巴特立即意識到這政治理念及其背後的自由神學已經窮途末路了。之後他研讀《羅馬書》，掙扎尋求新的神學方向；巴特形容自己在這段日子裡有如在一一片漆黑的教堂鐘樓裡摸索的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又是另一段黯淡的日子。人文主義及世俗主義

氾濫，哲學界普遍認為宗教語言沒有認知意義，甚至神學家亦高談「上帝已死」。一位當時在大學教授系統神學的神學家曾如此說：「當神學家高談『上帝已死』時，那應該是曲終人散的時候了。沒有人以為他們還會在那裡呆太久。」

但是自八十年代以來，西方神學有新的氣象，系統神學獲得應有的重視。我們可以由西方出版界大量系統神學的新書看出系統神學的前景是毋庸置疑的。英國的 Basil Blackwell 出版社今年更出版另一高水平學術期刊，稱為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Theology*，主編包括牛津大學的韋伯斯特 (John Webster) 教授及倫敦大學的岡頓 (Colin Gunton) 教授。這專門刊載及研討系統神學課題的期刊，肯定對下一世紀系統神學的推動有很大的作用。無可否認的，福音信仰對西方神學的樂觀前景有顯著的貢獻。例如，長久以來被自由神學所忽略的三位一體上帝觀，竟是當代神學家極為重視的課題之一。在護教神學方面，近二十年來有系統神學訓練的有神論哲學家，運用科學理念工具及科學哲學所提出強而有力的論證，已經獲得一群最傑出的無神論哲學家的重視；後者更於去年創立一新學刊以回應這群有神論哲學家的新挑戰。¹

三、本色神學與西方神學

麥格夫教授在文章中對系統神學的展望及重要性作了很清晰的闡述。基本上，筆者對系統神學的前景及關注與麥格夫教授極為相近，因此筆者的回應只能是響亮大聲的「阿們！」。然而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麥格夫教授極為重視神學的本色化。這本色化正是福音信仰對神學的貢獻——因為福音信仰堅持神學應該植根於聖經，而不是基於任何哲學的前設。語文翻譯無法把西方神學轉化為東方神學。披戴著漢字外衣的英語（或德語）神學仍然不是漢語神學。香港的神學家因此必須在自己的文化及社會處境中孕育其本色神學。真正的香港神學必須反映出福音信

¹ Keith M. Parsons, "Why Philo?" *Philo* 1, 1 (Spring-Summer, 1998)。帕森斯 (Keith Parsons) 在文章中特別讚揚具有福音派信仰的北美基督教哲學家學會 (Society of Christian Philosophers) 所出版的高水準哲學期刊《信仰與哲學》(*Faith and Philosophy*)。

仰與香港文化及社會的相遇。下文會就「本色神學與西方神學」及「本色神學與香港教會」兩方面繼續作進一步的探討及回應。

身為西方神學家，麥格夫教授對西方神學的限制甚至錯弊瞭若指掌。他對西方神學今日仍然深陷於啟蒙時期的前設與議程深不以為然。他對香港神學界的信息簡單清晰：「西方神學其實是一個並不完全適合你們的典範（無論是以你們亞洲的處境或整體的神學研究而言）。」這種批判態度固然來自他對福音信仰的執著，也是他作為神學家的屬靈謙虛情操的表露。然而，這種對西方神學應有的批判精神並不應該被扭曲為狹窄的「反西方意識」。換言之，「一個並不完全適合的西方神學典範」可不是說西方神學對香港教會沒有任何價值，或是西方神學只是亞洲神學的反面教材。本色神學固然不應崇尚或摹擬西方神學，但也絕不應敵視或排斥西方神學。譬如說，我們在討論政教關係時，不能草率的一句「『政教分離』乃是西方神學，與我們香港無關」就了事。難道宗教改革時期的「惟獨基督」、「惟獨聖經」、「因信稱義」等神學立場也可以一句「與我們無關的西方神學」就擯棄？（事實上，在西方或亞洲都有神學家抗議說：「這又有何不可呢？」他們宣稱教會信仰不應該有唯一準則或終審法院。他們聲稱神學可以在基督、聖經或恩典之外再加上些什麼的。明顯地，問題的癥結並不在於東西文化或歷史的差異。這背後是個嚴肅而複雜的神學課題——一個有關啟示與權威的問題。）對香港神學而言，西方神學固然不是完全適合的典範，但亦絕非完全乏善可陳。雖然我們可以區分東方教會與西方教會，但事實上基督只有一個教會、一個身體。本色神學必須信守一個「聖而公的教會」裡的「聖徒相通」。這建基於大公信仰的「大公神學團契」超越時間（歷史）與空間（文化）的局限。在西方神學中有重要的傳統與豐富的資源是我們應該承受的。雖然在某些圈子裡，「反西方神學」肯定是政治正確的表態，但是這種自絕於教會傳統與資源的心態只會產生極度貧乏的神學。如果教會今日可以活出舊約希伯來信仰及新約使徒見證，為甚麼我們必須排斥源於另一文化的神學？如果本色神學可以建基於舊約神學及新約神學，為甚麼路德神學或加爾文神學就不能體現於香港的本色神學？固然，二十一世紀的香港並不是十六世紀的威登堡或日內瓦，但是那站在馬丁路

德或加爾文的寬闊肩膀上的香港人肯定可以看得更遠更清楚。² 路德或加爾文的道路和方向當然與我們的不同，但是他們的智慧與虔敬仍然可以為我們提供作神學的動力。

尤有進者，香港是多元文化的大都市。處於東西文化交匯點的香港人，不但受東西文化的衝擊，也承載著東西文化的生命。縱然我們並不以為然，我們仍然無法漠視這事實，即今天香港比較年輕的一代（也包括了教會裡的青少年）所承受的西方文化恐怕比東方文化更多、更深。我們因此不可能全盤否定西方文化而不否定香港人自己的存在。由於香港資訊、交通與科技的發達，西方文化震波對香港社會的衝擊，瞬息即至。例如，香港與歐美國家同樣都要面對基因工程、同性戀和互聯網等在自己的處境內所引發的倫理、法律和社會等問題。如果本色神學應該反映出福音信仰與整體文化的相遇，香港的本色神學自然也必須包括其對自己處境中的西方文化的反省。換言之，對香港教會而言，西方神學對自己文化的反省也應該有借鏡之處。更進一步來說，全球性意識或全球性文化應該是二十一世紀文化大趨勢的焦點。固然在下一世紀我們仍然有東西傳統文化的分野與比較，東西方神學的差異也依然存在。但是筆者相信，如果某種全球意識或全球文化確實在二十一世紀出現，相應這文化實體的全球神學也自然會出現。³ 這樣看來，普世教會在第三個千年應該有更好的基礎去發展普世（大公）神學。

正如麥格夫教授指出，神學一般而言是在西方處境下發展的。這是歷史事實，西方神學家無需要為此致歉或感到抱咎。同樣地，東方神學家亦不應該因而自卑或覺得不滿。這裡我們有必要再提另外兩件歷史事實：其一，福音信仰由西方傳入亞洲；其二，今日的漢語神學家幾乎都是在西方獲得他們的神學博士。這兩件歷史事實對香港（以至亞洲）教會的積極意義是毋庸置疑的。自八十年代以來，東西方教會已經開始意

² 那些站在馬丁路德寬闊肩膀上的亞洲神學家自然也與路德站同一立場，並與路德同聲說：「這就是我的立場！求主助我堅守！」

³ 在某個意義來說，源自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確有這種全球性的特質。解放神學已經擺脫狹窄的拉丁美洲的政經處境成為當代神學的普世關注。解放神學背後的大公精神亦已滲透至文化及社會的每一層面，例如不同的種族、性別、年齡等。

識到普世性教會會議在歐、美國家之外舉行的重要性。筆者認為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性神學會議也應該多在歐、美國家之外舉行，並且東西方神學家應以對等的身分共同思考神學問題。西方神學家必須認識到在大家所共同面對的問題上，亞洲神學家也可以有重要的貢獻。對福音派神學家而言，東西方神學家積極在神學上交流不僅很有意義，而且更能印證福音神學是建基於聖經上，而不是建基於受文化、時空局限的哲學或價值觀上。筆者衷心盼望這樣的緊密合作在下一世紀會成為歷史事實，並且對未來系統神學的正面發展大有裨益。

四、香港教會與本色神學

事實上，麥格夫教授為這「百週年院慶學術研討會」帶來的並不僅是一篇學術文章，而是一個福音信仰的挑戰。因此，筆者的響亮大聲的「阿們！」或許不是對麥格夫教授的文章的最佳回應。最適當的回應應該是來自香港的教會。

聽了麥格夫教授的演說後，緊接著大家最關注的問題應該是：下一世紀香港系統神學的前景如何？大氣候的前景既是肯定的，小氣候的前景又如何呢？

近十幾年來香港的神學教育無論在質或量上都有顯著的增長。兩間大學的宗教系（及附屬神學組）也有相當規模的發展。研究系統神學的學者顯然是增多了不少。更重要的是，大陸在改革開放後有一批主要原是研究哲學的學者，現在也開始積極探討基督教思想。再加上區域內的其他漢語神學學者，系統神學近年來的活動確是熱鬧得多了。然而，這些活動大體上是相當學術性的。就神學而言，其進路仍側重文字的糾纏與理念的剖析，其探索乃有關神學家及神學體系的研究，其基礎是個人性（個人學術興趣）而非教會性或社會性（教會或社會整體的需要），其發展尚未能脫離西方神學的模式與典範。

漢語神學的活動主要集中在香港。香港有一群素質好、學識高的年輕神學工作者。但是香港的本色神學仍在起步階段。筆者相信香港本色神學的發展的最主要動力必須來自香港教會。

我們前面剛提及香港神學的隱憂之一乃是這些神學活動的主要依據是個人的學術興趣，而不是教會的整體實際需要。這絕不是說，這些神學工作者毫不重視教會整體的實際需要。這乃是說，當教會不是神學活動的最主要推動力時，神學關注難免會過分偏重知識與理念的學術探索，而忽略了整全生命的建立和整合，以及信仰與文化的溝通和聯繫。從個人研究及西方學統來說，這探索或者仍有其一定的學術價值。但是長遠來說，必然造成個人與教會之間，教會與社會之間的疏離。

麥格夫教授說得好，「系統神學至少在某個程度上，是受著某一文化下所面對的受眾及所爭議的課題而塑成的。……神學家因而有必要將聖經的教導及信仰群體的生活處境加以關聯——使聖經的宣稱可以對當今的情況有所衝擊及影響。」因此，香港「神學的任務是把聖經應用於（香港的）處境中。」眾所周知，九十年代的香港面對許多錯綜複雜的問題，教會既為社會的一分子，自然也備受這些問題困擾。遠的或許不用再提，單是回歸後的難題就有議會政治議而無治的無能感，「一國兩制」下的人大法大的矛盾，及亞洲金融風暴下的社會不安與排外情緒等。可惜的是，香港教會對這些深深影響著普羅大眾的事件卻缺乏深入的神學反省或具體回應。然而，政經大事既與整體社會緊扣相關，香港教會對政經大事的掌握與回應乃其對社會的認識與影響不可或缺的一環。不但如此，教會的關注也與教會圈內的牧養及輔導有關——畢竟其中有為數不少的政經界從業員，以及眾多對政經事件直接或間接參與或關注的信徒。香港教會應該把當今政經困境視為回歸後的歷史重要契機，以積極發展並塑成其本色神學。⁴

明顯地，要掌握與回應香港現今所面對的困境，需要多方面的專業知識。嚴謹深入的神學思考與負責任的具體回應絕不是短期性作業，也不是少數學者或堂會所能勝任的。香港教會應勇於承擔其文化與社會的使命，透過對學者或團體有計劃、有系統的實質支持，進一步發展教會

⁴當然，多元宗教、基因工程、環境污染，和同性戀等都可以是本色神學所探討的課題。但是香港教會不應該、也不可能迴避敏感而棘手的政經課題。

的智囊團或研究諮詢中心。⁵ 只有這樣的承擔，香港教會才能有效地就政經、文化與社會處境作全面、系統、長遠及合乎基督信仰的反省與建議，並在新世紀中開發出真正反映福音與處境相遇的本色神學。

麥格夫教授肯定系統神學在二十一世紀的前景。筆者相信這說法是正確的。筆者衷心盼望，這系統神學前景就香港教會而言，也同樣是肯定的。從這個角度來說，麥格夫教授的文章仍然等待著香港教會的積極回應。

⁵ 蘇格蘭教會於1970年成立的「社會、宗教與科技企劃」(Society, Religion and Technology Project)便是教會研究諮詢中心的一個好例子。這企劃就今日科技(如基因工程、環境生態、互聯網等)所衍生的社會倫理問題向教會與社會提供基督教的信仰反省。1997年複製人類的可能性震撼全球時，這企劃隨即提供成熟的複製倫理反思。從其出版刊物內容、網頁被訪次數以及所收到的電郵數量來看，這企劃的影響甚大。